



JYP 旗下女子组合 VCHA。

生的境遇就更糟了。

练习生年龄越小，可塑性就越强，便于公司包装。但对于年龄小的艺人来说，这也意味着，在他们的青春期甚至童年，就已经卷入到残酷的竞争中，没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在公司的时间，可能比跟家长相处的时间还要久。因此，公司实际上成了他们除了父母之外的另一个“监护人”，家长式的权威渗透在经纪公司的日常中。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韩国调查机构发表的《2019 大众文化艺术产业现状调查》，仅在 2019 年，韩国就有超过 100 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练习生，其中与娱乐公司正式签约的只有 1672 名，比例不到 0.1%。

签约艺人的处境已经算好的了，那些尚未签约的练习生更加悲惨。

根据 CNN 今年 1 月播出的纪录片《韩流：一个明星的诞生》(K-Pop: A Star is Made)，练习生被要求严格控制饮食和体重，公司每月检查两次练习生的体重指标，45 公斤被认为是韩国女性偶像的标准体重，女孩们在刻苦训练的同时也要严格节食，还得想着如何通过整容手术让自己更完美。

很多人小时候没有接受正规教育，作为练习生最长可能无薪水坚持 9 至 10 年。过度的竞争和减肥压力会导致营养失调、月经障碍或精神疾病。在既不是雇员也不是学生的位置上，没有任何法律和规定可以帮助每天

需要练习 15 个小时运动、舞蹈和唱歌的练习生们。

即使幸运地出道，也要偿还经纪公司投入的所有费用。音乐广播、舞台服装、音乐电视拍摄等娱乐产业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资本投入，因此越是中小规模的公司，越会对偶像或练习生进行金钱上的督促和压迫。

## 法律能改变韩娱童星现状吗？

其实，为了保障童星的利益，韩国有相关法律规定。

如《大众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法》中规定，“在制作大众文化艺术作品时，未满 15 岁的青少年大众文化艺术从业者提供服务的时间每周不得超过 35 小时”“不得在晚上 10 时至次日清晨 6 时之间，接受未满 15 岁青少年提供的大众文化艺术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发掘和培养偶像的大众文化艺术经纪公司中，约 85%（3196 家）在首尔地区运营。这些公司对以练习生这一特殊身份度过不稳定时期的青少年等的支援并不充分。据环球网援引《首尔新闻》报道，韩国首尔市议会 2024 年 1 月表示，由市议员金圭南发起的《首尔市青少年文化艺术人的权益保护及支援相关条例》最终获得通过，对练习生在心理检查、咨询等方面进行援助，对性骚扰、性暴力、强迫减肥、整容等对青少年练习生造成身心伤害的情况进行早期干预。条例还包括以出道失败或合约期满、解除合约的偶像练习生为对象，提供咨询，帮助他们探索新的事业等内容。

问题是，韩国娱乐公司的权力和影响很大，未成年的韩国练习生未必能像美国高中女生凯拉那样有勇气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更何况很多练习生家境一般甚至相对贫困，家人还希望子女能够“鲤鱼跳龙门”而踏入演艺圈，怎么可能去得罪大公司呢？

毕竟，当有足够多的少男少女涌入韩娱成为练习生，大公司似乎就不需要去考虑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未成年人保护之间的关系。这也许是当下韩娱最大的悲哀。■